

穷迫不舍



七曜文库

横山秀夫

YOKOYAMA, HIDEKI



赵建勋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穷追不舍

赵建勋 译

深
追
、

FUKAOI by Hideo Yokoyama
Copyright © Hideo Yokoyama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Jitsugyo no Nihon Sha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itsugyo no Nihon Sha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51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穷追不舍 / (日) 横山秀夫著 ; 赵建勋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4
(七曜文库)
ISBN 978-7-5463-4877-3

I. ①穷… II. ①横… ②赵…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7587号

穷追不舍

作 者	[日]横山秀夫
译 者	赵建勋
出 品 人	周殿富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顾学云 李瑞玲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125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463-4877-3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穷追不舍

Contents

2 8 3	2 1 7	1 7 9	1 3 7	0 9 3	0 5 3	0 0 1
他人之事	因果报应	排斥在外	事出有因	绝技传承	耳听为虚	穷追不舍

穷追不舍

深追い……

第壹话

刚拿在手上看清是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个手机忽然振动起来，小小的显示屏上出现了一行用片假名构成的文字——

原来在市政府斜对面的三钟市警察署，搬到郊外的县道边上已经五年了。就知道贪多的警务部，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换来了比原来的警察署大三倍的地皮。五层的办公大楼后边首先是署长和副署长的官邸，再后边是家属宿舍和单身宿舍。由于离县警察本部^①较远，可以划归为“署风”开放的部类。但是，办公区跟住宅区混为一体，不管怎么说也让人觉得压抑，下级警员揶揄三钟市警察署为“三钟村”。尽管“署风”开放，也是有数的几个谁都不想去的警察署之一。

四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天特别晴。

在“三钟村”的院子里，署长主办的“三钟联欢会”正在举行。署长从附近一家信用社请来十个年轻的未婚女职员，让她们跟三钟市警察署里的单身警察联欢，打算通过这种活

① 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因此县警察本部相当于中国的省公安厅，市警察署相当于中国的市公安局。

动，解决属下的婚姻大事。联欢会下午四点就开始了。

单身宿舍二楼的一个房间里，单身警察秋叶健治心烦意乱地躺在床上，无心下去参加“三钟联欢会”。秋叶健治是交通课事故组主任，警衔为巡查部长^①。以前在县警察本部交通机动队，骑着雪白的摩托车，可神气了。他是四年前调到“三钟村”的。

秋叶上个月刚过完三十二岁生日，目前仍是单身。参加今天的“三钟联欢会”，他可谓既有资格，又有义务。

院子里好热闹啊。悠扬的舞曲，烤肉的香味，不间断地从窗缝里钻进……但是，秋叶连从床上爬起来的意思都没有，更别说去参加联欢会了。他的心里乱得很。昨天晚上值班时处理的一起交通死亡事故，无论如何也放不下。

昨天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一个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的公司职员往机动车道那边一摇晃，被一辆正常行驶的大卡车撞死了。事故本身倒不稀奇，问题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在事故现场，被撞死的那个公司职员的效率手册掉在了马路上。秋叶捡起来一看，里边夹着好几张看上去好像是那个公司职员的妻子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秋叶觉得面熟，心想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秋叶通过无线电话跟急救队联系的时候，知道了女人的名字。

没错儿，是她！高田明子，结婚之前叫绫濑明子。小学

① 科员职，相当于中国的三级警督至三级警司。

及初中同学九年，上高中以后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了，但秋叶从来没有忘了她。不过，秋叶并不知道明子是否喜欢他，他也没有问过明子。转眼十七年过去了，直到处理昨天发生的交通事故，秋叶才知道明子已经结婚，而且就住在三钟市警察署管区内。

以前喜欢的，不，一直到今天还在喜欢的女人的丈夫死了。

在本地工作的警察差不多都有类似的经历。截住了一个违反交通规则的司机，下来一看是小时候天天在一起玩儿的好友；抓住了一个小偷，没想到竟是恩师的儿子；把上吊自杀的尸体放下一看，原来是同事的表妹。这样的事情多得是，如果碰上一件便心烦意乱，就别当警察了。

但是……

秋叶翻了个身。

明子的丈夫掉在事故现场的东西还不止一个效率手册，还有一个卡片型寻呼机。这些年，手机以惊人的速度普及，秋叶已经好久没见过呼机了，捡起来之前甚至没看清是什么。刚拿在手上看清是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个呼机忽然振动起来，小小的显示屏上出现了一行用片假名构成的文字——

“今晚吃生鱼片。”

后来，秋叶听一个追着救护车赶到医院的警察说，明子听闻丈夫死了，一句话没说就瘫倒在地。

——还是去看看吧。

明子丈夫的吊唁活动今天下午六点开始。秋叶把手揣进

运动衫的口袋里，攥住了明子丈夫的呼机。秋叶准备好的借口是：昨天晚上忘了把这个呼机交给跟到医院去的警察了。把死者遗物交给家属，谁也不会感到奇怪。如果在吊唁活动开始之前赶到明子家的话，也许还能跟明子说上几句话。秋叶这样想着，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终于慢慢腾腾地从床上爬起来，拉开衣柜打算换衣服。

“啊，主任！”

随着一声叫喊，与秋叶同屋的富冈敦志摇摇晃晃地闯了进来。富冈是刑警队的刑警，参加工作刚三年。

“您怎么不去呀？可热闹啦！”从富冈嘴里喷出呛人的酒气。

“没那精神。昨天晚上值夜班来着。”

“真带劲儿！有个女孩子可爱极了！”富冈咧着大嘴笑了。前些日子制止一个凶暴醉汉的时候，被醉汉打掉了一颗门牙，还没顾上看牙医，一笑就露出一个黑洞。

“那你就把她拿下嘛。我有事，得出去一下。”

“主任，是署长让我来叫您的。”

“浑蛋！你怎么不早说呢？”

他妈的——

秋叶把好不容易才找到的黑礼服塞进衣柜里。

外面天色渐暗。院子里正在玩“抢椅子”的游戏。一个年轻的警察跟信用社年轻的女职员为了抢占那把小椅子，屁股撞在了一起。周围的女孩子们尖叫着。交通课的交通巡视员小矶裕美也在场。小矶裕美见秋叶出来了，一边向他招手

一边喊道：“主任！过来呀！”

署长山根春男在夫人的陪同下坐在帐篷里。署长都这个岁数了，还穿一件大红的开领衫，脸上挂着满意的微笑，饶有兴致地看着“抢椅子”游戏。

见秋叶过来，署长马上板起面孔：“我不是说过了吗，单身一律参加！你怎么不来？”

“对不起……”

“你怎么穿着运动衫就出来了？也不打扮打扮，邋邋遢遢的，谁看得上你呀？我好心好意给你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你……”

署长希望自己的部下都尽早结婚。口头上说“一个警察，有了家才能有觉悟，才能有责任感”，实际上是害怕年轻警察在外边搞女人，给他添乱。已经三十二岁了还没有成家的秋叶，对于小心眼的山根署长来说，简直就是抱在怀里的一颗不知何时就会爆炸的炸弹。今天的联欢会，就是要让那些年轻的单身警察认识一些有正经工作的姑娘。金融机关在录用职员的时候，虽然不像警察那么严格，但也是一般公司无法相比的。

“喂，你看那边坐着的那个姑娘怎么样？一个人坐在那里怪孤单的，你过去陪陪她嘛。”署长满不在乎地指着不远处一个穿连衣裙的姑娘说。

秋叶连看都没看那姑娘一眼。

山根署长盘问起秋叶来：“你小子，是不是已经找好女朋友了？”

“没有。”

“你小子可别瞒我，有的话带来给我看看。”

“没有，真的没有。”

“那么，你看你们课小矶那姑娘怎么样？我可听说她早就看上你了。”

秋叶讨厌三钟市警察署，屁大的事情都有人向上面汇报。

别他妈的管别人闲事好不好——

秋叶在心里怒骂了一句。这时，他的胸部受到一阵冲击，心脏似乎被人抓了一把似的。装在运动衫口袋里的呼机振动起来。

秋叶向好像还要说些什么的山根署长默默敬了个礼，转身回单身宿舍去了。他一步两个台阶地跑上二楼，回到房间，战战兢兢地掏出呼机一看。

“今晚吃咖喱饭。”

秋叶吓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明子给死去的丈夫发了一条短信。

第貳话

秋叶向明子略施一礼，赶紧逃到外边去了。胸中翻滚着各种各样的情感，在这些情感里边，大部分是不应该对一个刚刚死去了丈夫的女人产生的情感。

秋叶朝着和尚念经的方向走去。

这一带没有什么好的住宅。一排二十来户市营住宅小区，看上去很像是一排集装箱，叫人心情郁闷。其中一户跟有庙会时摆的摊子似的，灯火通明。卸掉了推拉门的客厅被布置成灵堂，正中是死者高田正胜的遗像。驾照上的年龄虽然只有三十八岁，但这张笑容可掬的遗像皱纹很深，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

前来吊唁的人们排着队为死者上香，秋叶排在最后一个。

由于被山根署长抓住，耽误了时间。本想着明天再来的，但看着手机上留下的短信，怎么也待不下去，结果换上黑礼服就出来了。

通知死者今天晚饭吃什么，无论如何也是一件让人奇怪的事。难道是一时接受不了丈夫的死？要不就是拒绝接受眼下这个残酷的现实？搞不好明子已经完全垮掉了，甚至连今

晚的吊唁活动都参加不了。满腹担心的秋叶赶到明子家一看，才知道自己是杞人忧天了。秋叶老远就看见了灵堂里坐在丧主位置上的穿着丧服的明子。

秋叶的视线越过吊唁的人们的肩膀，落在明子的侧脸上。一瞬间，秋叶好像觉得明子是个从来没见过、根本就不认识的女人。但是，在一步步走近上香位置的过程中，秋叶只觉得十七年的岁月在一点点缩短。随着年龄的增长，明子面部的轮廓虽然不那么圆润了，但她那端庄的容貌依然如故。只不过脸色苍白，面无表情，似乎一切感情和思考都停止了。黑色的丧服包裹着她那丰腴的身体，一个梳着小辫子的五岁左右的小女孩，像一只小猴子似的拽着她的袖口。不用说，小女孩是明子的女儿。

真可怜——最初涌上秋叶心头的感情，完全可以用这三字来概括。

轮到秋叶上香了，他突然觉得口干得要命。明子就坐在旁边，她低着头，也许看不见上香的客人的脸。秋叶慌慌张张地上完香，从明子面前走过去时，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一句安慰死者家属的话。

明子的两眼直直看着秋叶，那双被泪水浸湿了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惊慌的神色。

秋叶向明子略施一礼，赶紧逃到外边去了。胸中翻滚着各种各样的情感，在这些情感里边，大部分是不应该对一个刚刚死去了丈夫的女人产生的情感。

秋叶长长地吐了口气。

怎么办呢？

装在信封里的呼机就在秋叶的口袋里。秋叶本打算把呼机还给明子家里的人，但转念一想，就这样还给他们合适吗？刚才看到的明子身体很好，根本看不出接受不了丈夫突然辞世这个现实的样子。这就奇怪了，明子为什么要在举行吊唁活动这天傍晚给已经死去的丈夫发短信呢？

要不就是思慕丈夫的念头驱使她那样做的？通过给丈夫发短信，告诉他今天晚上吃什么，以此安慰自己：丈夫并没有死。如果明子是这样一种心理状态的话，现在就把呼机还给她不是太残酷了吗？正因为不知道那个呼机到哪里去了，明子才确信自己的短信可以被丈夫收到。

“主任……”从暗处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秋叶吓了一跳，赶紧循声看去。

原来是交通巡视员小矶裕美。跟刚才联欢会上的裕美相比，简直就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似的。只见她穿着一身黑色的礼服，一脸悲伤。

“你怎么在这儿？”

“高田先生在交通安全宣传工作方面帮助过我们。”

这可是一件叫人意外的事情。原来，死于交通事故的高田正胜，生前在一家精密机械工厂工作，作为业余爱好，工作之余一直为文化馆义务画连环画。裕美觉得高田的连环画画得很好，就委托他给画一套以交通安全为主题的连环画，

以便去幼儿园、托儿所宣传交通安全的时候使用。没想到连环画还没画完，高田就在昨天的交通事故中死去了。

听了裕美的话，秋叶忽然想起一件事。

“原来是因为在精密机械工厂工作……”

“什么？”

“高田先生没带手机，我原来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现在才知道是因为在精密机械工厂工作，这种工厂不能有手机电波的干扰吧？”

“那倒不是。可能是高田先生本人不喜欢带手机，热衷于画连环画的人也许就是这种性格吧。”

“原来如此。”秋叶嘴上这样说着，心里却在想，手机就可以了么？想是想了，不过并没有打算对裕美说。

“主任，高田先生怎么骑车骑得好好的，突然摇晃起来了呢？昨天晚上也没刮大风啊。”

“我也不太清楚。卡车司机说，自行车突然抖动，紧接着就摇晃起来了。”

“那么……是因为路面不平？”

“那段路铺得确实马虎，而且砂石较多，很容易打滑。”

“那时候已经七点多了……那一带路灯比较稀疏，光线很暗吧？”

“啊，简直可以说是漆黑一团。高田先生昨天晚上好像加班来着。”

“听说高田先生每天都加班到七点。因为他下班太晚，我

找他商量画连环画的事情，都是利用午休时间去。”裕美说着，不由得抽泣起来。

秋叶跟裕美这样交谈着，来到了在一片空地上为前来吊唁的人们设置的临时停车场。

“现如今还真有义务画连环画的人……”秋叶重提刚才的话题。他想了解人们对死去的高田正胜这个男人的评价。

“高田先生特别喜欢孩子，说喜欢看孩子们看了他的连环画以后的笑脸。”

“哦？”

“早年的理想是考美术学院。那天他笑着对我说，他喜欢美丽的东西，可是每天只能瞪眼看着那些冷冰冰的死机器。”

喜欢美丽的东西？秋叶突然有些焦躁不安。

“看见那一家人了吧？”秋叶问。

裕美愣了一下：“啊？啊，看见了。”

“家境好像不太好。”

“可不是嘛。好心给朋友当担保人，结果欠了一屁股债……不过，谈起画连环画的事情来，还是蛮开朗的。”

“不管怎么说，是个好人吧？”

裕美没有搭这个话茬儿，眼睛看着前方说：“长得挺漂亮的。”

“嗯？”

“我是说高田太太。”

“啊，你是说她呀……”秋叶想跟裕美说，自己跟她是同学。还没等他说出口，就被裕美的话挡了回去。